

生長在枝幹上，而是從某一個葉片上陡然地突出一個花蒂來襯托它，開放的時候很短暫，從展放起一直到放盡為止而隨即凋謝了，它不在白晝而在夜裏吐放出它的美姿，它不願和一般的花簇飄逐於塵世，而甘受無情的蜂蝶或騷人墨客們的侮弄，這也許就是它不常見，不常開，而保有它那般高尚潔白的風格，無怪一般志潔清高的人們在失業官職的時候，硬把它當作不遇時一個本身的寫照了。

世間上值得人們觀賞的花，不僅是曇花一種，種類既多，名稱也極爲繁夥，因了土壤，氣候的各異和培植的好壞，其情景也就各有不同，因此往往甲地有的花而乙地則無，乙地有的甲地就會感到稀罕，這也就不能完全滿足我觀賞的願望了。

花的樣式和色彩，固然能吸引人們的欣賞，但是看慣了，看多了，又覺得平凡，倘是久聞其名而

沒有機會看見過，或偶然看見過即倏忽地消逝了，足夠使人們的回味與留戀。

「物以稀爲奇」，看不到比看到有趣味，想不到比想到有潛力，好像兩性間的戀愛，越去想越覺有味，而蘊藏着無限的歡欣與一些溫情的幻想，一旦達到了目的，又會感到不稀奇，但是失了它

，那熾烈的火焰又會高漲起來。人生就是這樣有起伏，求新是生命，好奇才不平凡，不過看花是人人愛的，而欣賞的意識却不盡相同，種花的不見得就是賞花人，而賞花的不見得就是惜花人，若是盲目地去尋花，不懂得欣賞的意識，那竊感到空泛，有時就會陷于煩惱飄浮與無寄託！

## 犀水隨筆（續）

——東木——

### 六、葛鏡橋

平越東門多幽境，以葛鏡橋爲最。橋爲石建，橫跨於兩岸千仞峭壁之上，犀江貫注其下，河床深狹，水急流清，猶如鏡潭，溯源自「三江口」，形勢險峻。橋飛江面凡百尺，如長虹映流，工程艱鉅。黔人葛鏡氏傾資營之，所以利行旅也。

據鄉老傳言：「葛鏡氏數度建橋，皆因水勢流湍，冲毀橋圯，難能奏效。乃默祝於天，以期必成。於是，屢敗屢建，其志不挫。一日，有老人挑豆腐一筐，路經其地，見葛鏡氏功虧一簣，乃曰：「此千年功德，至易助爾。」，因傾其豆腐於江中，竟一化而爲石基，回顧老人，踪跡渺然。葛鏡始知神助，乃晝夜興工，

終底於成。故葛鏡橋亦號「豆腐橋」焉。

橋端有小菴一椽，由尼姑主持，能煮茶招待遊客，供賞清幽之趣。其地兩岸峭立。高且千丈，樹木參差，鳥獸稀絕，氣冷長空，水澈碧流，廁身其境，寒噤迫膚，頓覺俗塵盡滌，神志清醒，不復知人間有煩惱事，余最樂此也。

橋畔岩際，有人留詩，所以吟幽佳譽以紀葛鏡功德，錄誌於後：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五省軍務  
張題：

其一

「有江麻哈山嵯峨。

一線劈天挿碧波。

春水蛟涎毒霧滿。

秋風魚腹覆舟多。

何人驅石填滄海。

葛鏡傾貲伏瘴魔。

我老重來橋上過。

羨君名姓不消磨。」

其二

「葛鏡橋西越鳥啼。

建橋人去草凄迷。

英雄百代滄柔改。

功德千年姓字題。

百尺長虹搖碧影。

九谿烟霧帶晴霓。

歸來奏凱還朝日。

醉踏江橋聽馬嘶。」

貴陽朱扶樞題：

「溪山險阻竟溝通。

百尺橋橫峭壁中。

砥柱江流石不轉。

人謀亦可奪天工。」

貴陽劉增禮題：

「崇山對峙樹聲幽。

一曲長虹映碧流。

最是屏江風景好。

跨驢人去又回頭。」

七、越苗惜鹽

平越苗人，每逢「趕場」，

背薪擔筐，來相交易，自是厮

混融洽，乃知苗民自耕自織民生

無恐，惟獨食鹽，必仰外給。故「鹽巴」一品，苗民視之，不啻珍物。——「鹽巴」是川產之岩鹽，狀似頑石，亦西南諸省重要民食之一。

苗民珍惜鹽巴，從不浪費，厨樑懸繩一根，下繫鹽石，當鍋內鼎沸，始下垂鹽石，浸於湯中，一瞬上提，不使多溶，然後用油塗鹽巴外表，所以防杜潮解，其珍惜之情，固如是也。

余嘗隨同學苗區旅行團赴苗寨旅行，聞一鹽巴故事，頗饒趣味，茲誌共賞：

「某苗嘗獲鹽巴一塊，珍惜逾恒，乃懸其於樑上，不得浸食，惟於闔家共膳時，作象徵性加鹽，亦師曹阿瞞「望梅止渴」之故智；並限定每人每飯一口，僅許目視鹽巴一次，聊供佐味。

自是，闔家共膳，其樂融融，各人飯量皆因之激增。

某次用餐，弟弟忽愠色曰：

「姊姊此飯，多看鹽巴兩次，我自欲援例爲之。」，姊姊乃急抗



辯曰：「否否，我僅偶爾多看一眼，並非兩次。」其母急止之曰：「幸勿爭吵，讓傻丫頭多看一

次，鹹死她了。」不料語出。姊姊立覺舌味鹹苦，淬吐口沫。於是闔家大笑，此後，咸莫敢多看

「鹽巴」一眼也。」

一九五五、元、二、脫稿

# 憶重慶錫村之星四晚會

李家騏

當民國卅一年，抗戰方殷，重慶爲戰時首都，余正服務於資源委員會（由交通部借調至資委會服務），住重慶學田灣錫村。當時交大同學爲聯絡感情及利用公餘研究戰時交通暨經濟問題，擬覓一適當地址，定期聚會。但是時重慶房荒，極其嚴重，覓到不易，於是乃假鄙寓錫村於每星期四晚，先約集志同道合之同學，舉行定期晚會，開始人數頗少，後來愈聚愈多，每次同學到達者數十人。時上清寺交通部及資源委員會暨公路總局等機關，均在學田灣附近，集合故極易也。發起人有沈奏廷，武書常，曹麗順各學長（均曾擔任母校教授），晚會性質，則純注重精神，

不拘形式。當時參加同學，如現在美國之程威廉，包新弟學兄及現在臺灣之李荃蓀、胡可時、周一士、唐振式、汪寶書學兄等多人。

迨勝利還都，遂各星散，此晚會亦即無形解體，余亦奉命遣赴濟南及青島，接收山東之淄博煤礦。是時濟南津浦路方面，同學頗多，甚有繼續組織之可能。旋以共匪騷動，時局緊張，遂未果。後遷青島，亦以同學不多，故未能舉辦。

回憶此一盛會，純係聯絡同學感情，交換知識，毫無其他色彩，故每於星期四晚會時，無拘無束，輕鬆愉快，有如家人之團聚，兄弟姊妹之共話家常。但每

一問題之探討，所得印象極深，彼此獲益亦良多。是以迄今雖近十年，而一切情景，猶歷歷在目。現在勞燕分飛，一部份同學渺無消息，撫今思昔，不覺感慨萬千。因汪寶書同學爲「友聲」索稿於余，特追述其梗概以應之。

## 良好品格

最良好的品格是由奮力堅毅抗拒壞傾向而形成的，他的和愛建立於他壞脾性的殘跡之上。他的慷慨由於克制及經過改造的自私中發出。——這樣一個在敵人面前建立起來的個性，遠較生來令人喜悅的更富吸引力……（鹿）